



左图 1/ 韩国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

零九年七月十九日，韩国首都首尔骄阳似火，法轮功学员冒着高温，齐聚在中国人聚居的加里峰和大林地区举行集会和游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十年迫害，呼吁人们抛弃对中共的幻想，早日摆脱其带来的灾难。在天国乐团的带领下，法轮功学员们打着旗帜、拉着横幅、敲着腰鼓，演示着功法穿过街道，人们纷纷驻足观赏，有的面带微笑，有的侧耳倾听，有的用手机拍摄游行队伍，有的接传单观看，场面祥和。

左图 2/ 南澳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呼唤良知

零九年七月十八日，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雷得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广场举行活动，学员们用真相展板系统地向社会各界揭露中共在历史上对正义良知的虐杀。部份学员展示法轮功功法，动作祥和优美。

有两个黑人小姑娘要学炼功法。一个学员去给她们教动作，她们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们的妈妈在远处也跟着她们一起学着。学员中有已经快八十岁的老人，甚至于期间下起了雨，也动都不动一下。一个穿戴时尚的年青人找到学员说他要签名反迫害。他大声地说：你们令人佩服！

左图 3/ 西班牙集会吁结束迫害 烛光守夜民众支持

零九年七月十八日下午，西班牙部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马德里市政府前游人如织的太阳门广场举行集会，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呼吁各界人士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共同结束这场浩劫。当日晚学员们在中共驻马德里大使馆前烛光守夜，悼念在过去十年里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同修，以此揭露迫害，呼唤良知。受到感动的人们过来索要真相资料，过往的车辆也都不停地鸣笛表示支持。

左图 4/ 墨尔本烛光悼念 民众感动掉泪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晚，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再次汇聚在市中心的城市广场，举行了“法轮功反迫害十周年”烛光悼念活动。

烛光点点，在寒夜中摇曳，汇成一片闪烁的星河，整个广场一片静穆庄严，悼念在这十年间被证实遭迫害致死的三千二百九十二名法轮功学员，用真诚唤起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许多路人感叹不已，人们纷纷签字声援，希望共同制止迫害。

一位名叫泰森的年轻人走过一排排花环，看到在花环里王丽萱母子的遗照，并得知母子俩在中国被迫害致死，母亲只有三十岁，儿子还是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时，他哭出声来并拥抱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他哽咽着说：太让人伤心了！这场迫害必须结束！必须结束！

左图 5/ 美国国家广场集体炼功 为大陆法轮功争取自由

零九年七月十九日，来自世界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国家广场大草坪集体炼功。虽然烈日炎炎，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曾遭中共非法关押，获释后脱离中共封锁，于去年八月成功赴美的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须寅，和被中共非法关押两年多、在二零零八年年底经过多方营救来到美国、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卜东伟，来到华盛顿 DC 声援制止迫害，为还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争取自由。◇



新宾县吕兆新被迫害

——含冤离世

【明慧网】抚顺新宾县大法弟子吕兆新，由于坚持讲明法轮功真相，被新宾警察绑架三次，三进三出抚顺市吴家堡劳教所。二零零八年春天，第三次从劳教所出来后，丧失劳动能力，骨瘦如柴，身体被迫害得极度虚弱，于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含冤离世。

吕兆新，男，年五十九岁，新宾县大四平镇四方台村人。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肺结核病不治而愈。他身心受益，深知法轮大法能使人道德升华，人心向善。他愿意把自己亲身受益的事实讲给别人听，让人们都来受益。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吕兆新在四方台村车站下车时，被大四平分局

的恶警赵亚军等人，无理绑架到大四平分局，被劫持到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迫害，随后被非法劳教。

吕兆新最后一次被绑架是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由当地公安分局赵亚军等三人，在本地车站发现他带有大法真相资料，将他绑架到分局，然后劫持到吴家堡劳教所迫害。

吕兆新的死是由于几经劳教所的折磨所致。一个好人，就这样被迫害得离开了人世。谁

都想有个完整的家，可吕兆新的家被中共邪党给毁了。◇



走近法轮功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图：一对德国姐妹在炼功

请关注！迫害仍在身边发生

7月23日法轮功学员陈文华（小华）被龙凤派出所警察野蛮绑架，家被非法查抄，陈文华被非法拘留15天，24日送往南沟拘留所，8月5日又被判劳教一年送往马三家劳教所。

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民众看清中共“假、恶、暴”的真实面目，从而远离邪恶，免于做即将灭亡的中共恶党的陪葬品，最终目的是救人，救所有被中共蒙骗的同胞。

我们呼吁抚顺所有善良的父老乡亲都能发出正义的呼声，共同谴责暴行，与我们共同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营救陈文华等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日与家人团聚，您的正义之举会给您带来美好的未来。◇

《波士顿环球报》：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带来悲剧

《波士顿环球报》六月三日刊登专栏作家杰夫·雅各布的文章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已经二十年了，而中共政权没有丝毫改变。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最能说明中共极权者的残暴。

文章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独裁野蛮统治的委婉说法，虽然跟“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不同，然而换汤不换药，不改残暴政权的本质。

文章认为，没有什么比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更能证明中共极权者的残暴了。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包括打坐炼功。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实在难以理解，一群如此平和的炼功人，何以受到

血腥镇压？中共野蛮的政权惧怕失去控制。法轮功高尚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于中共政权的斯大林主义。法轮功吸引了数千万人修炼。

中共对法轮功的十年迫害残忍至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公布了中共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酷刑手段。在数百个烧烙酷刑案例中，警察与劳教所狱卒用烟头、汽车点烟器或热烫的熨斗烧烙学员的脸、身体及生殖器。

法轮功学员还被浸泡在装满肮脏无比的污水的铁笼——水牢里。有些水牢内还有尖锐的铁刺。通常这些水牢都在隐秘的房间或地窖，伸手不见五指，法轮功学员们连续数日被监禁其中。污水里充满垃圾和污秽物，造成学员皮肤溃烂化脓。其它酷刑包括

电击、用浓缩盐水或辣椒油灌食，以及注射造成脑神经伤害的精神科药物。

文章说，独立的第三方调查人士就法轮功受到的残酷迫害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警报。

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在被中共关押期间，法轮功学员的死亡状况相当悲惨。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组织一再提醒各界，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少数勇敢的中国律师也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呼吁。零七年，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发表调查报告，详细记载了中共系统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供给中国高利润的器官移植市场。

文章说，中共迫害异己的邪恶手段无以复加，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西藏佛教徒和民运人士等的迫害一样邪恶至极。◇

迫害中——十三岁的我被迫失学

让真相为更多人找到希望

【明慧网】我叫梁艳，家在抚顺，出生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父亲叫梁立进，母亲叫杨秀琴。在这里我想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讲给大家：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目睹了我们一家修炼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这些迫害的经历和镜头给我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和印记。

一九九八年，妈妈开始学炼法轮功，体弱多病的妈妈身心受益很大，之后也带我走进了大法的修炼。那时的我刚刚十二岁，我修炼法轮功后心里非常高兴，每天和妈妈一起炼功，当时学法小组在我们家，就这样我也和大家一起学法背经文，星期天经常和妈妈一起出去弘扬大法，那时的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快乐。



一九九九年四月末的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很多警察，包括演武派出所所长和公社书记王辉，他们问我来学法的有多少人，之后就在我家等人来，一会学法的同修都来了，他们就开始一个一个的登记；他们还上炼功点上一个一个的登记。到了六月份，派出所警察开始不让我们在炼功点炼功，几天后我们家又来了很多警察骚扰。因为妈妈每天拿录音机去炼功，说我妈妈是炼功点的点长，就来监视妈妈，我妈妈就给他们看师父讲法，告诉他们大法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法轮功开始全面镇压，大量抓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妈妈去抚顺市政府上访，想说明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真相，想让他们放了被无辜关押的叔叔阿姨们，可是却被强行抓走。那天年幼的我只能焦急地在家等待，一直等到了半夜十二点多妈妈才回来。次日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及公社书记王辉带很多人来到我家，搜走了我家里全部的大法书籍、录像带、录音带、师父法像、录像机和录音机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害怕地蜷缩在妈妈的怀里。事隔几日妈妈又被他们带走关押了一天，妈妈回来后告诉我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说有一名辽宁省抚顺市矿工，因为学炼法轮功不吃药而死，妈妈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觉得有假，是造谣诬蔑法轮功，就决定去核实真实情况，事实证明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死者的妻子给妈妈看了死者在医院住院的收据，说是死者的弟弟为了讨好上级报的假案，来污蔑法轮功。就因此事，抚顺市刑警队政保科科长孟伟和藏××及演武派出所警察把我妈妈抓走，关押审问了一天。妈妈质问他们：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公开向全国人民撒谎造假，欺骗老百姓？为什么抓我？他们被妈妈问得无言可答，只好说是上级的命令，他们觉得理亏就放了妈妈，并且告诉妈妈不准串联，否则就抓你。之后他们来我家就象走市场一样随便，每天都有人来监视我们，妈妈告诉我说：我们是做好人不用怕。

一九九九年九月，妈妈为了讲清真相到北京上访，给我买了两箱方便面留下300元钱，告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哭了一天一夜舍不得妈妈走，但是我知道妈妈做得对，大法蒙冤，师父被非法通缉，我们要讲清真相，我支持妈妈。于是我送妈妈去车站，一边走一边哭，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才能回来，心里空空荡荡的，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幼小的我心里有很多的痛苦迷惑，我不明白为什么做好人要被抓和监视。从迫害开始，我家就永无宁日了，隔三差五就有派出所或社区的人来骚扰，弄得邻居背后指指点点，(转下页)

【明慧网】(明慧特约评论)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是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历史，已在世间充份证实了“真善忍”的纯正。“真善忍”信仰的坚不可破，已是大家都可以眼见的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首恶江 XX 出于嫉妒和偏执，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当时其公然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并下达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他们狂妄地以为，凭借所有国家控制的宣传机器，开动军队、警察、特务、牢狱、外交等全套国家专政机器，搬出半个世纪来练就的所有迫害人的经验，对付手无寸铁、讲善讲忍的法轮功群众，即便不能在三天之内消灭，三个月也足够了。当时社会上也普遍认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拿鸡蛋碰石头”、“胳膊拧不过大腿”。

十年已过，水落石出，众人方看清“鸡蛋”原来是金刚，“胳膊”原来有神助。十年中，广大法轮功学员（包括中国大陆）不但没有沉沦、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修得更加成熟和理性、对“真善忍”的理解更深、对大法的信念更坚定，并帮助五千八百万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党团组织，帮助世界人口的至少十分之一以上看到了这场迫害的邪恶与残忍程度。这是中共当年那个疯颠颠、轻狂狂、邪心大、能力小的恶首做梦也想不到的。

同时，这场史无前例的魔炼，让修炼者越来越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看清了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彻底结束迫害；看清了这场迫害之所以邪恶至极，是因为它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因此，更快地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已成为所有法轮功真修弟子的当务之急。

我们清楚地知道，十年来，大量真相信息早已通过明慧网、通过广大法轮功学员之手之口，广泛传播，但还有很多的人受中共谎言的污染而不能自察。也有很多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在中共的流氓暴政面前，不敢正面了解法轮功。还有很多人埋头紧张的现代生活，十年了仍未了解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然而，历史的舞台不是为恶人开创的，真相指南，将助更多人找到希望、找到生命最需要的宝藏。

十年已经过去，历史正在翻开新篇章。大法修炼者今后只会走得更稳、更快、更扎实。在十年练就的基础上，海内外大法弟子不但会更好地修炼自己，而且会更用心地反迫害，更有效地让真相深入人心。这场正邪大战的结局，将是中共解体（这是中共咎由自取）、迫害停止，以及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选择正义和善良。

希望更多的人尽快远离中共邪党，了解真相，在了解真相中，共同结束这场再也掩盖不住的邪恶迫害，让真相为更多人找到希望。◇



（接上页）屡遭白眼，学校领导和老师经常找我谈话，每节课休息时间都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度过，从前要好的同学们都象避瘟疫似的躲开我，开朗乐观的我变的忧郁自闭，只有泪水和孤独伴随着我。

妈妈去北京后，爸爸为了养家，离开我去打工，我经常哭泣到深夜方能入睡！一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妈妈的消息，妈妈又被抓进了监狱，我和奶奶、舅舅和大姨等亲人去探望妈妈，看到妈妈那瘦骨嶙峋的样子，我简直认不出来了，泪水无声地在我脸上滑落，我紧紧地抱住妈妈，生怕妈妈再次离开我，我不能没有妈妈，可是警察毫无人性地强行拉开了我和妈妈紧握的手，推开了我和奶奶，给妈妈戴上手铐推上一辆警车。我无助地喊着“妈妈”，追赶着警车，看着警车载着妈妈渐行渐远，泪湿了一路！就这样，妈妈再一次被迫离开了我，无助的我不知道怎么再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我不想再看到同学们冷漠和异样的眼光，不想再听到学校领导一遍一遍重复让我和妈妈脱离关系的话，我厌恶上学，我厌恶见到对我冷眼相看的同学和老师，我的心里已经不能再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我几乎崩溃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的选择就是辍学，于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离开了学校，从此，我闭门不出。没有了同学，没有了朋友，没有了妈妈，没有了一个孩子应该有的一切快乐，只有无尽的痛苦和孤寂的泪水伴随着我。在这段日子里，除了去马三家劳教所探望妈妈，我几乎很少说话，看到妈妈，也只是哭。妈妈从不提在里边受的罪和吃的苦，不想叫我们担心她，依然笑得那么坦然，我的心好痛！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我终于盼到了妈妈的归来，本以为就此可以平静的生活，可就这小小的愿望也破灭了，每隔十天半月就会有人到我家来“探视”，我和妈妈出门都会有人跟踪，感觉自己赤裸裸地生活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二零零二年三月，妈妈又被抓捕，被抓后妈妈逃离了魔窟，这样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络。同年五月二日，爸爸被当地警察和国保大队绑架关押了一天两夜，遭到了毒打和审问，警察抢走了家里的真相资料、VCD 和大法录音带等。我当时没在家。当我回家知道此事后，就到当地派出所找爸爸，警察恶声恶语地把我赶出来，并警告我不要乱说话，否则连我一起抓起来。他们带着爸爸去了奶奶、舅舅和其他亲戚家里搜捕妈妈，没有找到妈妈，警察还不断地来我家骚扰，说要抓我，我不敢回家，哪都不敢去，只好游荡在街头巷尾。从此，我过上了“有亲人不能相聚，有家不能回归”的日子，尚未成年的我只能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租房子流浪在外，小小的年纪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在中共的谎言和煽动下，很多中国人不明真相，在打工时有的老板很坏，看我年纪小，又发现我是学法轮功的，就不给我钱，把我撵走。我只好找熟人管爸爸要钱，由于爸爸也不在家，有时要不到钱，就只能找亲属和朋友借。

二零零四年，妈妈终于找到了我，我去了妈妈那里，一起帮妈妈做资料，和妈妈出去发资料和贴传单，我心里很高兴。有一天我们住的房子，楼下有监控车，妈妈怕连累我，就让我去大姨家住，之后妈妈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和妈妈从此又一次失去了联系。我很想妈妈，看到我身边的刘玉梅阿姨被抓，被迫害，我很难过，也害怕我妈妈被抓。在真相资料里我看到叔叔阿姨们惨遭迫害，被活体摘

取器官，吓得深夜都不敢哭出声，害怕警察发现把我抓去，也象其他叔叔和阿姨那样被活体摘除器官。

有一次我发烧的很厉害，一个人在房子里，因为没有钱交电费，屋里很冷，到了晚上屋里黑黑的，三天没有吃饭了，我很怕会死掉都没有人发现，怕妈妈有一天离开了我，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我想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泪水不断地流……就这样我睡着了，第二天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活着。就这样，我在极度的恐惧和无助的痛苦中艰难度日，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很难熬，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到什么时候，那种孤独和绝望的感受几乎置我于死地……

二零零七年新年，我在网上看到妈妈在找我，我高兴极了，马上给妈妈留言，约定时间联系，原来妈妈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国外。妈妈告诉在国外信仰是自由的，人人都是平等的。当时中共临近奥运会，警察大肆的抓捕法轮功学员，他们知道妈妈在国外呼吁找我，就到我奶奶和亲属家找我，想抓我，奶奶托熟人告诉我要小心，警察在找我。我找到爸爸，告诉爸爸我要去找妈妈，我想妈妈。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和爸爸终于辗转离开中国来到国外，见到了妈妈，从见到妈妈的那一刻，我再也不想跟妈妈分开了。在法轮功被迫害的十年中，我从一个孩子长成了一个大人，在这个最需要妈妈照顾的时候，却被迫与妈妈骨肉分离，过着日夜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我心灵上造成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我再也不愿过那种没有妈妈、没有亲人的日子了。由于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能感受到和我一样的在国内的小朋友所遭受的一切和他们的痛苦，有很多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从此无依无靠，为了帮助他们，为了结束这场迫害，我和国外的同修一起讲真相，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和人民的正义支持，帮助我们共同制止结束这场迫害。

我希望在中国和我一样的青少年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希望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伸出正义之手，帮助那些在中国仍然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帮助那些失去亲人到处流浪的少年和儿童！

附：几位被迫害致死的抚顺法轮功学员的遗孤情况

■ **黄心语**，辽宁抚顺大法弟子黄克、钟云秀的遗孤。1999年9月，妈妈钟云秀在戒台寺被非法抓捕强行送返时跳火车不幸身亡，“心语”不满两岁；爸爸黄克在2003年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当时“心语”五岁多。



黄心语

■ **杜鹃**，抚顺大法弟子梁素云的女儿，父亲去世后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梁素云02年3月17日被迫害致死，死时手戴手铐，身上伤痕累累。



梁素云和杜鹃

■ **孙峰**，抚顺清原县大法弟子王秀霞和孙洪昌的小儿子。母亲王秀霞于2003年被抚顺市公安一处和抚顺看守所非法绑架，十五天被残酷迫害致死，父亲孙洪昌在2000年就被迫流离失所，当时孙峰12岁，不但承受着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还要为父亲的安全担心，每天提心吊胆度日，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末，确诊为白血病，2005年8月25日，14岁的孙峰在孤苦中离世。

.....